



北京服装学院  
BEIJING INSTITUTE  
OF FASHION TECHNOLOGY

民族服饰博物馆  
ETHNIC COSTUME MUSEUM

## 非遗走进博物馆——苗族堆绣

撰稿人：刘育红

苗绣位列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是不可多得的民间艺术瑰宝。苗绣不仅纹样精美，针法多样，题材丰富，更因承载着苗族人民的古老史诗与深厚情感而源远流长，历久弥新。三角堆绣是苗绣百花园中的一支，今天我们就跟随非遗传承人一起走近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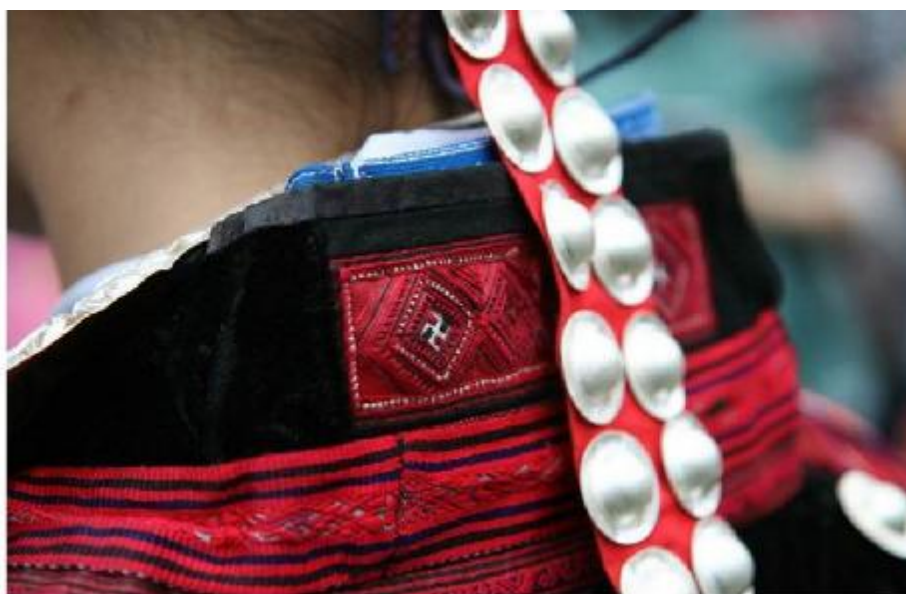
堆绣，也称“三角堆绣”、“叠绣”或“叠布绣”，此处专指苗族特有的手工装饰工艺。堆绣是将上过浆的轻薄丝绫面料裁剪折叠成极精细的三角形或方形，层层堆叠于底布之上，边堆边用针线固定，组合成矩形的饰片。堆绣装饰的尺寸通常只有几厘米，方寸之间可以看到层层叠叠的尖角细密规律地排列，苗族的人们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蚕丝的尊重。



大家比较熟悉的施洞苗族以丰盛的银饰与精美的破丝绣而著称，其实当地女装上还装饰有数纱绣和堆绣，在每一件施洞苗装的后领正中和领条一端都镶嵌着堆绣装饰。



施洞苗族年轻姑娘的红色盛装热情奔放，后领正中堆绣装饰的颜色与服色一致，而前胸的堆绣往往被银饰片遮挡。



施洞苗族中年妇女的服色成熟稳重，堆绣的配色趋向蓝色冷调。





施洞中年女性后领中的堆绣



施洞苗装斜襟领子一端的堆绣

老年女性的服饰颜色更加深沉，几乎摒除了所有亮色的点缀。





施洞堆绣面积很小，对堆叠工艺的精密程度要求很高，几乎每一处纹样的正中都有一枚精巧的卍字纹。在 12 厘米长 3 厘米宽的后领堆绣之上，每一名施洞妇女不仅营造出细致的花型，还在此基础上追求与众不同。



施洞型堆绣的花型变化

相比施洞苗装，革一型苗装上的堆绣面积更大更醒目，通过设计不同的配色、折叠方式与堆砌组合来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八角星和鱼、鸟等图案，既装饰成人的服装，也用来美化童装和背扇等。





革一型苗装上的堆绣



堆绣童帽，图片选自鸟丸知子所著《一针一线》

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在展示藏品、研究服装结构和装饰纹样的同时，十分注重手工技艺的传习，本次特邀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、非遗传承人龙胜英和廖兰英传授苗族堆绣技法。



廖兰英（左）和龙胜英（右）





悉心教授，认真观摩

两位老师都是施洞苗族，她们从七八岁开始学习刺绣，先学数纱绣，再是平绣，也就是施洞破丝绣，按次序最后才学堆绣，由此可知这几种刺绣的难度是层层递进的。



非遗传承人和研究生们在一起

制作堆绣使用的主材是很薄的彩色桑蚕丝绫，从前是自家制作，现在人们更愿意从市场上选购成品，直接使用。



施洞苗族妇女在市场上选购丝绫

为了增加丝绫的挺括程度便于折叠，需要使用皂角米上浆。将皂角米和开水一起装进热水瓶闷一夜，颗粒泡发涨成柔软透明状，液体粘腻，此时即可使用。皂角米浆除了可以用来给面料上浆，还可以装进小塑料袋，将绣花针线从中穿过，这样可使绣花线光洁顺滑，不起毛，不卷结。



皂角米和皂角米浆

浆好的丝绫质地挺括，薄脆犹如硫酸纸，再备好彩色丝线，就可以开始堆绣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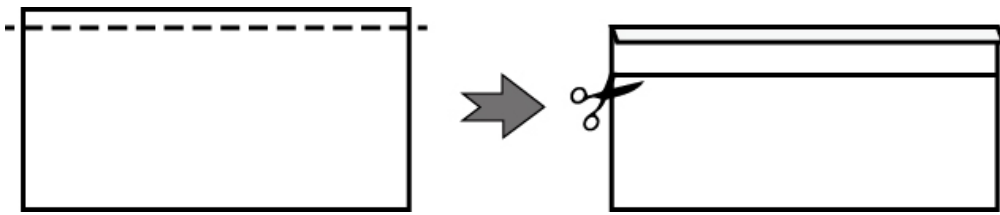


制作堆绣应用极小的绣花针，丝线劈成两份，使用单股穿针使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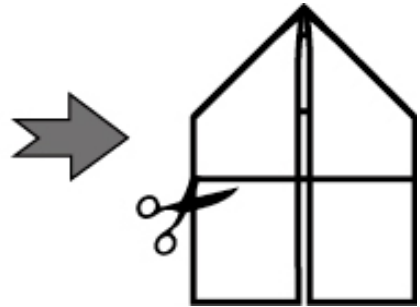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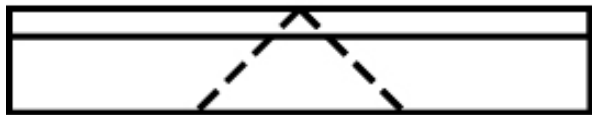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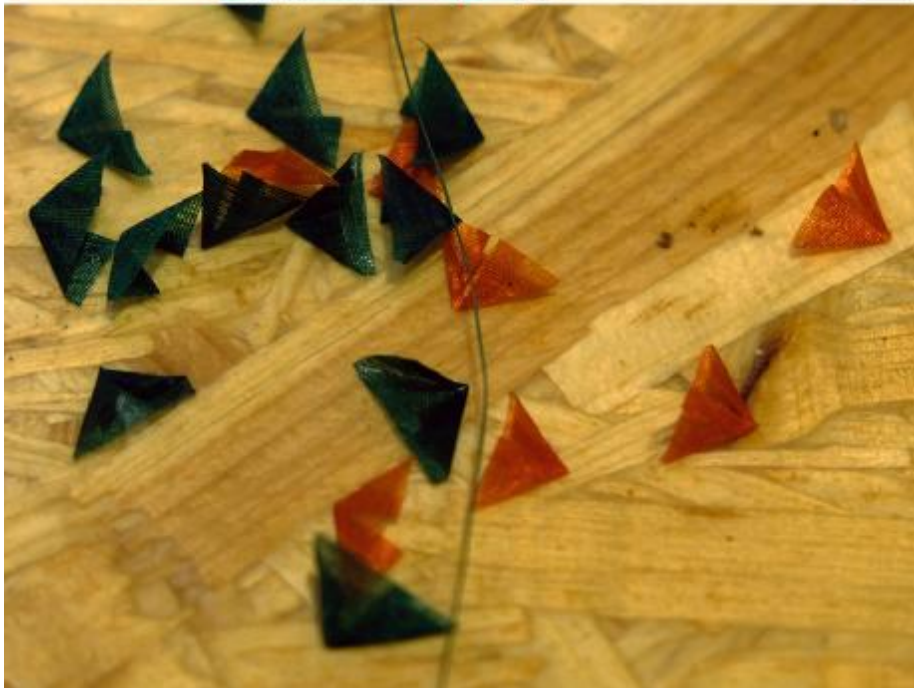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在丝绫面料的边缘折出宽度约 3 毫米的折边，第二步连折边一起剪下宽约 8 毫米的长条。





在丝绫长条上折叠出直角等腰三角形，第一步叠的折边隐在三角形的直角顶点之内，然后剪下，成为堆绣的一个最小单位，想要完成一块堆绣绣片，这样的单位需要准备成百上千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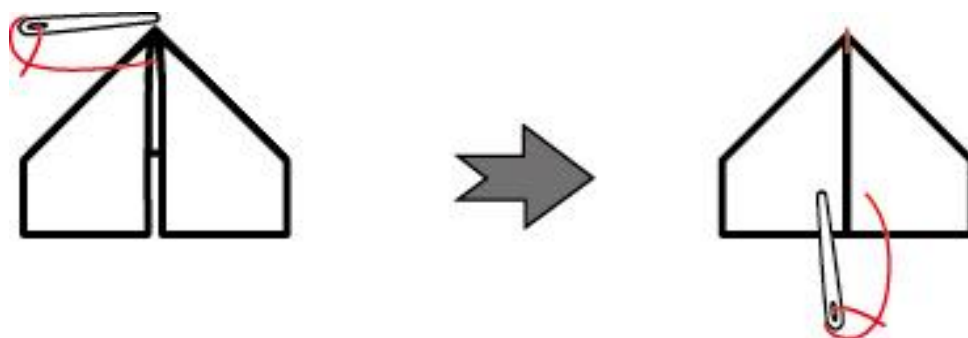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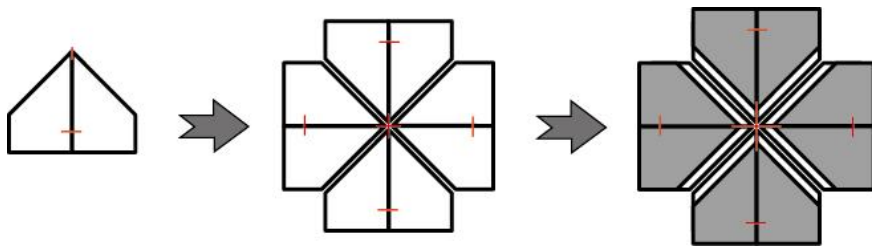
制作一幅中心对称的堆绣，首先要在绣地之上四点钉缝一块白色面料作为衬底。



每一个最小单位需要钉缝两针：第一针在三角形的直角顶点，第二针横跨中间的拼缝。只需这两针，一个丝绦三角单位不仅位置固定，不会移动，中间的缝隙也严密并拢，不会绽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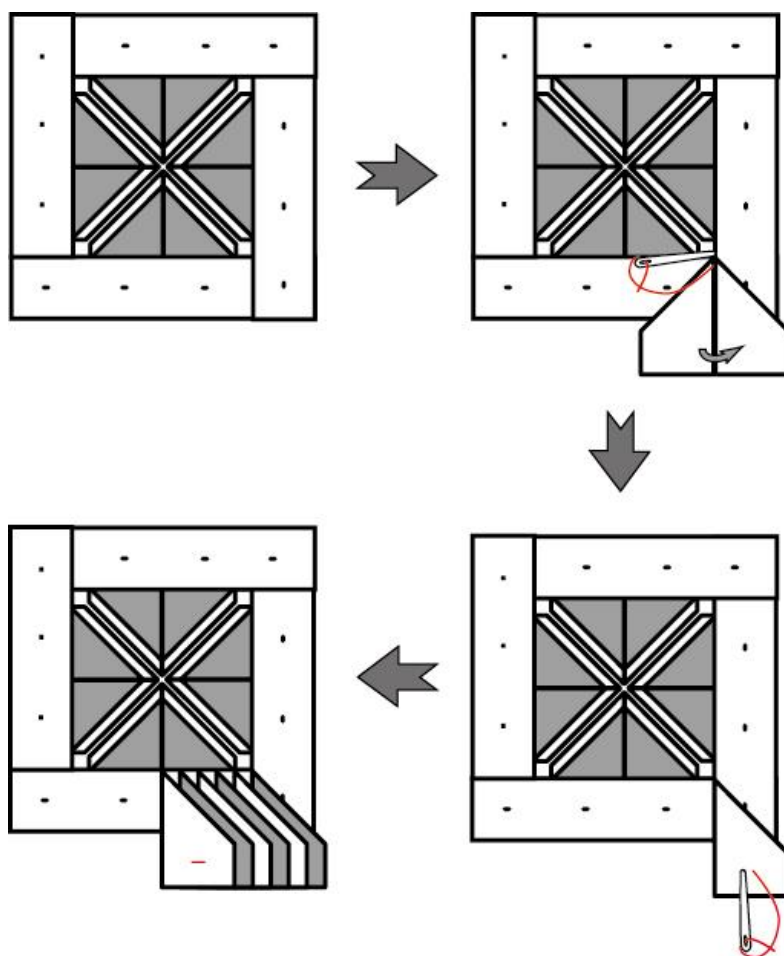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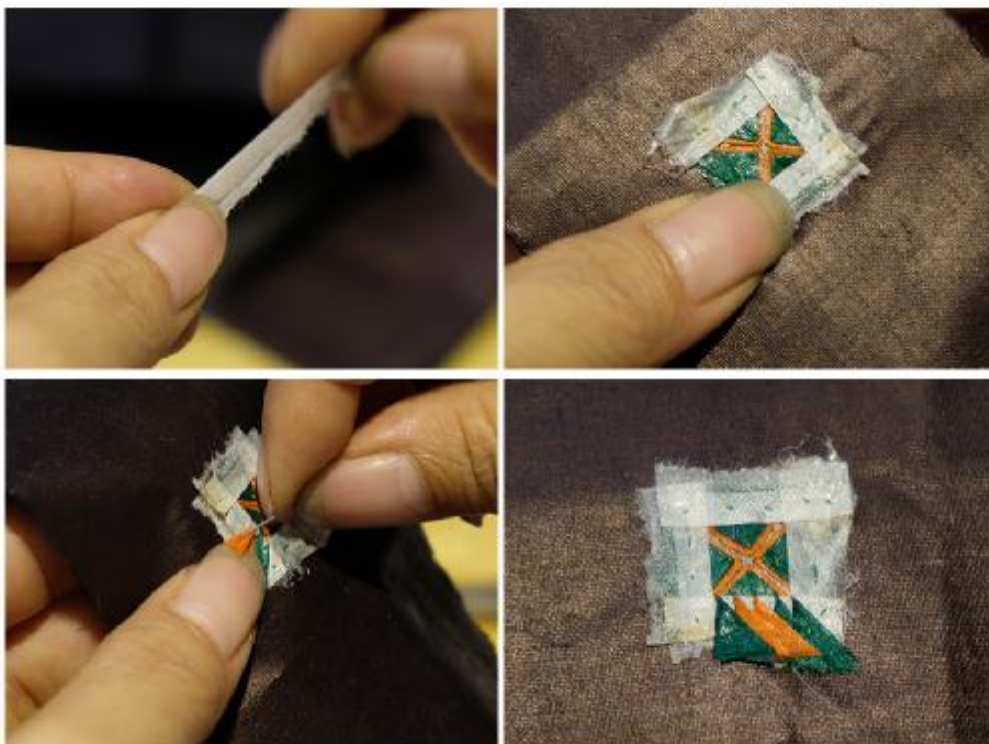


接下来就是使用同样的固定方式，将一个一个的丝绦三角按照设计位置叠压缝缀。每一个细小的堆绣单位既要排列整齐，又要露出均匀的间隙，起初叠压的层数少还比较好处理，到后来数量累积叠压得越来越厚，缝缀变得困难起来，纹样外扩之后保持排列严整的难度也跟着增大了。



在一片布局严整的堆绣之上，不同的花样靠变化排列规律实现。在改变排列次序之前再次以突出的白色衬底，下面依然是在三角形的顶点钉缝一针，接下来将三角形对折，第二针把两层一起固定住，然后依照新的序列依次排列。





堆绣的基本技法并不复杂，真正的难度在于细致的手工与变化多端的堆叠组合方式，以及巨大的重复工作量。简单的技法、智慧的方式与锲而不舍的精

神是苗族刺绣艺术的灵魂，在延续传承了数千年后遇到困境。这两位苗绣非遗传承人说她们自己的女儿正在读书，跟如今大多数年轻的施洞女孩一样不喜欢刺绣，她们的盛装都是母亲为她们做的。等到将来有一天她们自己为人母亲，又有谁能替再下一辈的施洞姑娘们刺绣姊妹节踩鼓穿的绣衣呢！

在初步了解苗族堆绣技法之后，民族服饰博物馆研究生杨荟涵尝试将这一古老的苗绣技艺设计创新，与当代时尚融合碰撞，以下就是她的时装设计作品。



效果图





本系列的设计者杨荟涵（右）













